

C·賈波林作 金人譯

殺人的喜劇

又名“魏爾杜先生”



新中國書局發行

電影劇本 殺人的喜劇

又名“魏爾先生”

却利·賈波林作
金人譯
新中國書局發行

殺人喜劇

著譯出版者

却金新東北利中現名國光書局
•賈國書局
波書局
林入書局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長春印造
初版發行三萬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殺人的喜劇

通庫悅酒店的門

隔層玻璃可以瞧見貨架上面的大小不同和各式各樣的酒瓶子。

銀幕上出現字幕：

“庫悅的家……北法蘭西的一個小城鎮。”

庫悅家的食堂

鎖戶上高高地掛着鳥籠子，屋子主人皮耶爾正躺在沙發上打呼嚦。尚，他的妻弟，是個相貌不惹人歡喜的少年，正坐在桌子旁邊讀書。他扭轉身，推皮耶爾一下子，叫他不要打呼嚦，後來不能忍耐地跳起來，搬起自己的椅子，挪到屋子的深處去，梨娜和卡爾洛塔坐在壁爐旁邊的轉椅上，打毛衣。卡爾洛塔是皮耶爾的老婆，——一個三十五歲，非常肥胖而又脆弱的婦人。她的姐姐梨娜四十歲，她又瘦又高，一張土白色的臉，動作遲緩。另外一個妹妹叫菲芭，是個瘦弱的小胖子，正在收拾桌子。梨娜走到桌前，想幫忙。尚坐到食物櫃的旁邊。這時聽見從街上傳來的鈴聲。她趴在地板上的狗吠叫。略停。

卡爾洛塔 尚！

尚 （光火地），呶，你要幹什麼？

- 卡 尚 這是信差……（略停）也許是姐姐送來的信。
 尚 （諷刺地，眼睛沒離開書本）可能是。
 卡 你真就不能把你的書放下一會兒，去看看是誰來啦
 嗎？
 尚 不行，我不能。
 梨娜 你這樣回答姐姐的話，也不嫌害羞！
 尚 閉上自己的狗嘴，不要在屋裡刮過堂風！
 菲芭 為什麼你不做告訴你的事？
 尚 哼，住口！
 卡 和他說話沒有用處，菲芭……他什麼事都不願做。
 菲 這樣就該逼他做！
 尚 （沒離開書本）有趣，這是誰能逼我做呀？
 梨 如果父親活着，他就把你拎到手裡來啦！
 她把掉上裝着傢伙的托盤端走。走過尚的跟前，碰了他的伸出的腿一下子。
 梨 把自己的大腳丫子拿開……把整個地板都遮住啦！……
 尚 似乎有人說過……你自己的（看梨娜的腳）腳就不是
 腳，而是真正的坦克車！
 尚 （提高聲調）起來，做你應做的事去！啊！……
 尚 （腦袋向皮耶爾點了一下）派自己的老公去吧……我
 可是正忙哪……你瞧，我讀書哪。
 菲 去他的，卡爾洛塔……我去（向尚）哎喲，你呀，懶
 小子！

菲芭轉身向梨娜，從椅子上掉下了一隻調羹。當她俯下身去拾調羹的時候，梨娜
 把椅子上裝着傢伙的大托盤端起來。菲芭一抬身，腦袋從下面撞在他的身上，他一

·碰，托盤飛到地板上去，兩副盤子和湯碗打成了碎片。

菲 就是這樣！你們瞧，他是幹的什麼事！

尚 好啦，你們什麼都怨我！

菲 （端起托盤，把他轉遞給梨娜）哪，端穩點……

卡 如果你去取信，這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梨 菲芭，不論怎麼說，總得小心點……

菲 （收拾地板上的碎盤子，把它们放進托盤）這是想不到的事……我沒有過錯。

梨 你往哪兒走，總得要看……

菲 這事和我有什麼關係？你自己各兒站在道當中……

梨 好啦，不要喊叫啦。

菲 你也別找我的麻煩吧。

從梨娜手裏的托盤上滴下油湯來，濺到皮耶爾身上。他醒來。

皮耶爾 他媽的……你小心點兒，老混蛋！

梨 你不能客氣點嗎？我不是你的老婆。

皮 還說哪！……我有一個已經够受啦！

卡爾洛塔從椅子上撈起一隻盤子，把它向地上一扔。

卡 够啦！住口吧！立刻住口！

大家都沉默地向她望着。卡爾洛塔司嗇樣子叫。

卡 尚！立刻就把信拿來，沒用的孩子！

尚 噢呀，快把我從這個瘋人院擡出去吧，他們這兒總是罵我！

出去。其餘的人們都回來做以前的工作。皮耶爾壓制着打嗝兒。

皮 我的藥丸在哪兒？

卡 在飯櫈裡。
皮 (吃藥) 你們這樣吵鬧是為什麼？

尚先進，把信紙到桌子上。

尚 巴黎國家銀行來的。

卡爾洛塔打開信封，從裏面掏出一封沒拆開的信和銀行通知書。讀。黎娜和弗芭也跟着她的肩上讀。

梨 (略停之後) 我就知道是這回事！

皮 什麼事？

卡 銀行把我們的信退回來啦。

皮 什麼信？

卡 紿給賽麗瑪的信。銀行通知說，她把款取走了，賬戶已經取銷啦。她連自己的住址都沒留。

把信紙交给皮耶頭。皮耶頭注意地讀。

菲 應當報告警察！

皮 (繼續讀) 為什麼？

菲 啊呀，我的天，這可真不像是賽麗瑪——躲開自己的親人。這可真不妙。

皮 (把信放在桌上) 不要替她擔心吧。她是用不到監護人的。

梨 呦，別說啦……五十歲的女人跑到巴黎去，嫁給一個認識不過兩星期的人。

皮 不要為了這跑到警察局去吧！

卡 可是已經三個月沒聽到她一點兒消息啦！

皮 這有什麼？她正在度蜜月。

- 梨 蜜月！
尚 和賽麗瑪能相處這三個月的人本事可真不小！
梨 我不喜歡她把銀行裡的錢都取走。這很不像她！
尚 錢哪，自然現在都在他手裡啦！
皮 噢，不會，賽麗瑪也不是這樣容易把錢扔出去的人兒！
菲 可是看吧，他已經達到什麼程度啦：她爲了他拋掉自己的家，拋掉我們大家，把小舖子也出發啦，而且嫁了他……所有這一切經過不過兩星期呀！
尚 我很想瞭解瞭解他這是怎麼幹的。
皮 你們只是說要告人，可是你們連一次面也沒見過他。
梨 這個嫌疑就足夠啦！是老實人就不會躲避開我們。
菲 我覺得發生什麼可怕的事了！
皮 噢唷，我可討厭你們啦！如果賽麗瑪不寫信來，依你們的意思，就是已經把他搶劫了或者殺死了嗎？
卡 誰也沒有說過殺死她的話！
梨 我們可希望她活着。
菲 不對。應當馬上報告警察！
皮 請你們再等幾天。簡直是神經病！
卡 好吧，皮耶爾的話很對。我們等兩天。如果在這時候再接不到她的信，我們就報告警察。
皮 我們還有一張這個新丈夫的像片呢。你們把他藏到哪兒去啦。
卡 尚，到碗櫈的下面抽屜裡去找找。

尚已經又沉迷到書本裡去。他坐在離豌儻很近地方。雖然很近，他却想反對一下，不過又想了一想。他沒有站起來，俯下身去，拉出下面的抽屜。

尚 這不是它！

把相片扔給皮耶爾。皮耶爾注意地研究它，婦人們都從他肩後望着。

尚 奇怪的鳥！

皮 要是這樣的外表，能塞給顧客些東西，那真要是很伶俐的買賣人。

銀幕上出現照片。

音樂。

小別墅。白天

字幕：“法蘭西南部的一座小別墅。”

別墅的花園

魏爾杜流露着真正藝術家的趣味正在剪一叢玫瑰花。他一叢又一叢地移動過去。花園深處可以看見一隻不很大的焚毀垃圾用的爐子。

附近的花園裡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男人 到什麼時候他這個爐子才能生好？大概，它已經冒了三天煙了吧？

女人 是的。就是爲了這我有三天不能把襯衣搭出來晒啦。

又是花園

魏爾杜剪着玫瑰花，向房子走去。停下來，看見一條正沿小徑爬的青虫。

魏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小東西，會有人踏到你身上的。

他把青虫放在鄰居的板欄上，走進屋子。

過道裡

屏牆的五斗櫃上有個花瓶，五斗櫃上有一面鏡子。魏爾杜把玫瑰花插進花瓶去。他手裡擎着一束玫瑰花，不斷氣地聞嗅。對着鏡子照着自己身上，這時有敲門聲。

魏爾杜在屏門之前，先對鎖孔看了看。這是郵差來了。安下心去的魏爾杜開開門。

郵差 賽麗瑪，華爾耐夫人住在這兒嗎？

魏 是在這兒。

郵差 有她一封掛號信。

魏 （接信，想要簽字）好，謝謝。

郵差 對不起，老爺，要華爾耐夫人親自簽字。

魏 那末……請等一下子。（上樓）

浴 廈

魏爾杜進。

魏 （大聲）賽麗瑪，小親親……有你一封掛號信，我的天使。要簽字……不，不，你就在浴廈裡吧……親愛的，只要擦擦手，簽字就行……給你鋼筆……瞧你可不要受涼啊！……

在收據上簽過字，走出。

過 道

魏 這，請收下……

把收據遞給郵差，從他手裡接过信。然後從褲子口袋裡掏出錢包，給郵差兩個蘇^{*}的賞錢。

郵差 （必恭必敬地行禮）謝謝……再見。

魏 再見。

郵差下。魏爾杜到食堂去。

食 堂

魏爾杜走進食堂，坐在寫字台前。打開信封，掏出一搭子鈔票——六千法郎。然後讀信。

^{*} 法蘭西幣制名，約等於我國銀幣五分之三。

信的內容：「華爾耐女士，根據閣下請求，特將六千法郎匯上，貴戶存於本行之款項經清結，一併通知。馬賽銀行」。

魏爾杜讀完信就放錢，用銀行職員那種伶俐步勢，用細手指頭迅速數鈔票。把它们數了兩次，走進前客堂去。

前客堂

魏爾杜進，走到電話前。

魏 長途台，請掛……喂，要巴黎交易所巴倫格公司的眼房……士倫要的，我的號碼是八四六零……很好。

掛上聽筒，走到食堂裡去。

食 堂

魏爾杜進，透露着滿意的神情握手。坐在鋼琴旁邊，開始彈起匈牙利里司特流行曲的快譜子。但是只彈了幾拍子，猛然中斷，傾聽一下。聽見一種奇怪的敲打聲——彷彿是鋼琴內部的回聲。魏爾杜又彈起來，但是敲擊繼續不斷。現在很清楚，聲音是房子深處傳來的。魏爾杜無聲地從鋼琴旁邊站起來，傾聽一下，慢慢地從屋內走出。

厨 房

魏爾杜進，看見窗外有個老大婆在敲玻璃。他開門。

路易絲 早安，老爺。

魏 你好。

路 （遞過一封信）傭工介紹所介紹我來的。

魏 啊……（讀）這就是您的介紹信？

路 是的，老爺。

魏 他們對您講過嗎，我僱老媽子只能用兩天？

路 是的，老爺，我知道。

魏 很好……您叫什麼名字？

路 路易絲。

魏 就是吧，路易絲，第一件工作，請你把抽屜裡的東西都掏出來，擦抹一遍……不，您首先還是摘下窗簾子來，把它們放到這兒（指着大箱子）。所有的東西都放到櫥裡——然後我來寫個清單。

電話响。

魏 幹活去吧。我自己去接電話………

走到前客堂去。

前客堂

魏爾杜進，警惕地關上自己身後的門，輕輕地彈一下鑰匙，鎖！門。摘下聽筒。

魏 喂！是巴倫格公司嗎？（回顧到廚房去的門，抑低聲音）我是魏爾杜……明天早上我想買五百股“大陸瓦斯公司”五百股，“冷氣公司”和一百股“中央卡爾賓公司”……是的，就是那個……要二十張票面。立刻就把錢電匯出去。明天一大清早您就收到錢啦。

掛上聽筒。

警察總局。進辦公室的門

門上有字：『失蹤人偵查科』。

偵查科

一個警察官坐在一張大寫字台前邊，傾聽席悅家的報告。探員莫洛坐在旁邊寫什麼。他沒穿外衣，戴着齊到肘部的套袖。這是一個壯實的男子，體重九十公斤，留着剪得很整齊的小鬍子具有拳術家的外表。他走路時總戴鉗鵝帽，手裡老拿著一把傘。莫洛面前的桌子上擺著幾本打開的記事簿子。他不斷地翻閱它們，尋找他所需要的材料。

卡 結婚以後，她立刻就像從地面上消逝了。

警官 可是您能幫忙我們把這個人的特徵記下來嗎？

卡 我們本來有他一張快相，可是梨娜錯把它扔到爐子裡去了。

長時間靜止。大家都責備地看着梨娜。

警官 這可糟糕。

梨 不過如果能遇到他，我一下子就能認出他來。

尚 我也能。

在連續談話的時候，莫洛走到書架子前面，又抽出兩本簿子，在它們上面記載些記號

警官 好吧，太太。現在我們似乎都明白啦。如果得到什麼新消息，我們就通知你們。

卡 謝謝，警官先生。

警官 (送他們到門口) 諸事如意。再見，諸位。

卡 再見，警官先生。

一齊行禮，走出。

警官和莫洛

警官 (回到桌前) 您對這事怎麼辦，莫洛？

莫洛 怪事……最近三年在各城市裡丟掉了十二個女人……

(把自己的抄紙拿出)。她們失蹤的情況都很像剛才向您報告的那案子。

警官 這有什麼？

莫 所有這些女人都不很年輕了，小小有點財產，或者有些不動產，而且看來，幾乎都是失蹤以前不久才嫁給一個同樣型的人物。

警官 您是想說，她們都嫁給了一個人，而且都是嫁給那個

人了嗎？

莫 是的，我想。

警官（閱讀莫洛的抄紙）從這些日期上來判斷，他同時有半打老婆嗎？

莫 就是這樣。他——就像那個在每一個港口都要一個老婆的水手一樣。

警官 他是用什麼方法把她們搜集起來的？

莫 這我還沒有弄明白。

警官 用保險方法？

莫 啊，不，他比您想的要狡猾些。而且這些女人還沒有發現一個……也很難發現。

警官 依您的意思，他把她們都殺死了嗎？是這樣吧，怎麼？

莫 就是這樣。這是「藍鬍子魔鬼」……職業的殺人犯……他就在法蘭西的全部城市裡工作。

警官 啊，啊，說的真容易！在用這種消息使大眾吃驚之前，你就是搜集兩件事實也好啊。現在我們可是什麼消息都沒有。

流行的外國情調的音樂。

賽麗瑪的別墅

張貼著『出售』的廣告

大門。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正沿小徑向房子走去。男人走到跟前，掀門上的電鈴，向後退一步。門開開的時候，可以看見魏爾杜正站在門坎上開玫瑰花。

來人——葛羅尼夫人，盛裝，有些肥胖，花白頭髮，四十五歲。還有紐塔爾，

一個青年人，生得像哈里法克斯翁，是出售不動產的代理人。

紐塔爾 華爾耐先生嗎？

魏 不敢當。

紐 我叫紐塔爾，是出售不動產的代理人。這位是一一葛蘿妮夫人。

魏 （眼睛一直的向葛蘿妮夫人望去）您好。

葛蘿妮夫人也用同樣的臉色回答他。

紐 葛蘿妮夫人想看看房子——如果這不會叫您難爲情的話。

魏 一點兒也不。請進吧。

前客堂

葛蘿妮夫人和紐塔爾進。魏爾杜跟在他們後面。

魏 請您原諒……我這兒弄得這樣子……我是這樣忙，連把自己的屋子收拾整齊的工夫都沒有。

葛蘿妮夫人（看見桌上的花）多漂亮的玫瑰花呀！

魏 您喜歡它們嗎？……這是自己花園裡種的。

葛 （聞玫瑰花）真美呀！

魏 （向門外喊叫）路易絲！

聲音 我在這兒，老爺。

魏 把花瓶裡的玫瑰花都拿來，把它們包起來送給葛蘿妮夫人。廚房桌子左面抽屜裡拿張紙。

路聲 好吧，老爺。

路易絲拿着花出來，把它們拿到廚房去。

葛 啊呀，不用……為什麼……我可不願意使您受損失……

魏 (又對他眼睛看去) 因為您對它們估了高價，所以我把它們送給您。請到這兒來……

魏爾杜領客人們到客廳裡。在門口停一下，把葛蘿妮夫人讓到前面，他又用迅速的，但是很注意的眼色掃了她一眼。然後表現着一個領着顧客觀察自己鋪子的百貨商店經理人的神情請她看屋子。感覺到他已經賣過多次房子了。

客 廳

魏 這是客廳……我們的門和地板都是整塊硬木的，各屋裡——都是紅木鏡框子（向窗口走去）。

葛蘿妮夫人看紐塔爾，而那人却露着驕揚的表情把眉毛向上一豎。

紐 (向葛蘿妮夫人) 從建築學方面來看這座房子——簡直是盡善盡美。

紐塔爾和葛蘿妮夫人跟着魏爾杜走到窗前。

魏 打這兒可以看見山上的美麗風景和下面的海。

葛蘿妮夫人對窗戶看。魏爾杜偷偷看見她不時聞玫瑰花。

葛 (沒有對任何一個人說的神情) 這些山崗真美麗呀！是啊。是個偉大的建築家創造的它們。我們可以和他們在那兒消遣時光！(指着打開的玻璃門) 那兒就是我們的花園兒……這塊地是一百廿五尺乘八十五尺……七棵菓木樹：三棵蘋果，兩棵梨，一棵桑樹，一棵李子……呶，自然還有我的玫瑰花。

紐 這兒很可愛。

魏 (高興地) 是啊。我的愛人把全付精神都放在建設這塊小樂園上了。我們住在這兒是無比的幸福。我覺

得，這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

紐 (認真地) 是的，自然。請准許我對您表示同情之感……

魏 (沒陰防地) 請寬恕……我不明白……

紐 對於重大損失我表示哀痛……因為尊夫人去世。

魏 (明白過來) 是啊，是啊……這是如此地突然……她正到自己親戚家去串門的時候就心臟麻痺起來啦。所以我才想賣掉我們的別墅。這兒總使我想起來……

前客堂電話鈴响。

魏 請寬恕……我出去一會兒。

紐塔爾點頭，魏爾杜出去。

紐 (悄悄地) 我想，我們可以很便宜把這所房子買下來。

前客堂

魏爾杜進，看見路易絲。

魏 路易絲，請到電話那兒去。電話在樓梯底下。

路 我去，老爺。

魏爾杜回到客廳。

客廳

魏 請寬恕，我耽擱了時間。請到這兒。

前客堂

葛蘭姆夫人走在前面，紐塔爾跟在她身後，最後是魏爾杜。路易絲正在接電話。

路 喂！喂！……沒有人回答。大概是掛上啦。

魏 好吧，謝謝。